

清明 思亲  
书香祭扫

2024年第5届“清明思亲 书香祭扫”主题征集活动落下帷幕。广大网友纷纷执笔点墨,寄追思情怀于文字之间。

为此,本报特展示部分优秀作品供读者阅读。更多精彩来稿,请扫码进入线上投稿专区欣赏。



## 那一天

丁武

摊开亲情织就的手帕  
看到被雨水冲刷下  
不断擦亮的记忆  
在空中依次落下来

天堂和人间的通道  
就隔着一道薄薄的雾霾  
一瞬间  
被一柱袅袅上升的  
清香洞穿

仿佛看到了约定的信号  
此时无数个您  
站在小草、树林、纤竹边  
或化作鸟鸣和清风  
一次又一次靠近耳畔  
像生前的  
再三嘱咐和叮咛

## 清明

余献增

每是清明总雨纷,  
茫茫烟雾笼山村。  
飞流但借弦音远,  
谨慰千家万古魂。

饼香情浓  
闻味思宗

烙饼 图据视觉中国

朽木

清明,在我家是不亚于春节大团聚的日子,烙肉麦饼则是必不可少的传统。

肉麦饼是外皮为小麦粉,内馅为霉干菜肉的饼,是永康人的特产。刚出锅时,香味微微,这时用一根筷子在饼边戳个小洞,香气即刻喷涌而出。

我们家烙的饼有讲究:面粉要白要细要筋道;干菜不咸不淡不粗不细;肉必须五花相间取之腰条;火必须用经烧制过的白炭烤。用时兴话来说,烙饼的原料品质必须好,工具辅料也要好。

每当家中烙饼时,大家就会幸福满满。年龄还不大时,兄弟姐妹们围着锅台看妈妈烙饼。一出锅,妈妈把饼放在菜板上切成等分的数块,再一小块一小块分给大家品尝。长大后,兄弟姐妹大多在外地工作。节假日回家,妈妈已准备好食材开始烙饼。吃着肉饼喝着粘稠的白粥,大家又像回到了幼小时共处的时日。

妈妈离世后,兄弟姐妹们回老家必烙肉麦饼的习惯却没变,不过负责烙饼的人变成了姐姐和妹妹。如今,姐姐妹妹也已古稀,烙饼有点累了,欣喜小辈中出现了传人。外甥女在城内开了个肉麦饼行,在县城颇有名气。她烙的饼不仅美味,外观也是白黄相间,鼓鼓囊囊,拿在手里玩玩,也是一种美的欣赏。

现在的家庭,不再是兄弟姐妹众多的单独之家庭。而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相互联结、纵横交错的网络状大家庭。子女回父母家必烙饼的习惯已代代沿袭。

## 寄给奶奶的信

王如懿

亲爱的奶奶:

您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,虽然有时会与您梦里相见,但依旧十分想念您。如果问我迄今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那个人,一定是您。

您从小带我长大,会给我买亮闪闪的跳舞小皮鞋;会耐心细心地给全家人纳鞋垫,缝补衣物;会牢记每一个传统节日习俗,教我们包粽子蒸年糕……您就这样将对我们的爱融入柴米油盐,平凡细腻稳当地操持着这个大家庭。

您的淳朴善良是治愈生活的良药。记得对门邻居的老太太总是邀请您到家中玩,总念叨着感谢您在地卧病在床无人照料时帮她买药,辛苦照顾她。您的老姐妹会和您相约晒太阳聊天,帮您留好晒太阳的板凳。当我到家楼下时您总是会骄傲地和老姐妹们说:“我孙女来看我啦,漂亮不?”看着我长大的奶奶们也会说:“如懿长这么大

了呀,真好。”每次回奶奶家,都很轻松治愈,也许这就是老太太带给我们温暖快乐的能量吧。

您的勇敢自信是快乐生活的秘方。您的一生是大大方方光明磊落的,总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热爱生活的旺盛生命力。小时候我很羡慕您的长发,总是看您手指翻飞地编辫子、卡发卡、梳蝴蝶头。小女孩痴痴地望着奶奶,想象着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位美人。您说习惯了家乡话,却会为了更好地和晚辈交流学习普通话,虽然没读过多少书,却有积极学习的心态和勇敢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和信心。80岁之后的您学会了拨电话号码,甚至学会了一点简单的英语,看电视也能跟着哼一两首歌,也会跟着年轻人追剧,讲起故事情节头头是道。

奶奶,愿百年之后我们再相见,您仍是如此潇洒自在,在阳光明媚的午后摇着蒲扇高兴地和我说:“来啦,吃饭了没有,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

梨花 图据视觉中国

## 梨花风起思念浓

张升航

“满眼泪丝兼落絮,红杏开时,一霎清明雨”。不知为何,近些时日的笔墨略显凝重,少了早春般那样轻盈,也没有万物复苏、花开灿烂时的那般愉悦。或许,是故乡梨花伴着绵绵细雨,随风飘落;亦或是,春雨化身为一位不善言辞的诗人,在大地上写满思念的诗篇。这个时候,我也不由得想起了最疼我的爷爷。点点滴滴的过往,如一条长线,将无数写满我与爷爷故事的相片,穿连起来,在他逝去六年后仍萦绕心头。

印象中,爷爷是位淳朴的农民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在他眼里,那一块块稻田和菜地就像自己的孩子,他用那双历经沧桑且布满老茧的双手,悉心呵护着每一寸土地。而田地里那些生机勃勃的庄稼与蔬菜,也回馈给他满满的希望与欣慰。

童年时光里,放学后我最盼望

的,便是穿过那条熟悉的小道,奔向自家的田地,去喊爷爷回家吃饭。走在小道上,即便距离较远,我也总能一眼望见爷爷那瘦削而坚韧的背影。夕阳的余晖下,他头戴草帽、挥动锄头的样子宛如一幅宁静而充满诗意的田园画卷,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灵深处。“爷爷,吃饭了”,每次我还没走到田边,就迫不及待地呼喊,这引得其他田里劳作的伯伯们投来羡慕的目光。在回家路上,爷爷习惯于点燃一根烟,步履从容地聆听我分享学校里的点点滴滴。这段短暂时光,成为我与爷爷之间一种无言的默契与约定。从小学到大学,从青丝到白发,这份默契与陪伴始终如一,从未间断。

2013年的那个盛夏,爷爷病倒了,开始变得消瘦。没过多久,他便丢下我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“清明雨声碎,薄酒敬一杯”。又是一年人间四月,又是一年清明时节。生命这趟列车终将会到站,但,温暖、记忆和爱,永远存在。